

戲說張家班

節選自《武俠大宗師：張徹》

文：邁子

編按：喜歡香港武俠電影的人，不會不知張徹。「盤腸大戰，至死方休，刀劍俱亡而成道……」張徹開辟了香港武俠電影中的陽剛之美，其暴力美學一直影響後輩，如吳宇森、徐克、李仁港、杜琪峯、陳可辛等幾代導演。聞名影壇的「張家班」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對象，姜大衛、狄龍、陳觀泰……吳宇森、午馬……這些閃亮的名字背後，又有甚麼樣的有趣故事？



徐克題字：武俠大宗師 張徹



張徹

書名：武俠大宗師：張徹
主編：魏君子
出版：三聯書店(香港)
定價：港幣128元

張徹與愛徒，左起：狄龍，傅聲，張徹，陳觀泰，姜大衛



世事如棋局

「邵先生平常見我，當然是叫我到他辦公室，就算出去喝茶，他照例也都在半島酒店；這一次，他約我在國寶酒店大堂見面，我自然料到事情幾款，不同尋常。」1970年，一些寫進香港電影史的大事件，與張家班的命運走向發生了有趣的交集。邵氏高層鄒文懷準備自立門戶，關於此人的去留，張徹給了邵逸夫一個字的意見：「放」。對鄒文懷，張徹也通過贈字一幅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默許：「知己酒千斗，人情紙半張；世事如棋局，先下手為強。」這首詩翻譯出來念做「我不走，但也不留你」。

一年前，鄒文懷與張徹、王羽共商大事，三人約定，一起退出邵氏。王羽性格剛烈，先行出走，往台灣等待嘉禾成立。而在大事將成的關口，張徹卻反悔了。事後，曾有核心人物分析，張徹這樣做，因為鄒文懷走後，他可以取而代之，成為邵逸夫的最親信者。王羽與他為此發生爭論，作為弟子的他當面質問：「張先生，我叫我一聲先生，可是您做的事情……」功過是非，當事人有不同立場，後輩難以評論。

嘉禾開山之作《盲俠大戰獨臂刀》，借了「獨臂刀」系列的餘威，依舊由王羽樹眼。邵氏方面除了開拍張徹導演、姜大衛、狄龍主演的《新獨臂刀》以應戰，也將滿腹冤屈訴諸法律，直指嘉禾的侵權行為。邵、鄒兩位老闆各自花掉上百萬的律師費，從影片開拍到放映結束，官司經久不息。張徹和鄒文懷也終於做了生命中互為見證的朋友：鄒文懷是張徹結婚時的證人；張徹則成為這場官司官司上了法庭的證人。

《盲俠大戰獨臂刀》電影本身，有着關公戰秦瓊式的荒謬，值得一提的由於港日合拍而導致的分裂結局：安田公義執導的日版，以盲俠殺死獨臂刀收尾；而徐增宏拍攝的港版，勝負則剛好與之相反，善解人意地照顧了兩地人民的感情。這路數放在今天也不過時，但事到如今，獨臂刀手刀盲俠也不能歡愉太久，要趕在片末去自首。《新獨臂刀》的票房略勝一籌，在荒謬這方面卻沒有前膽性，早該在影片死別的哀感過後，應觀眾需求追加一個happy ending。

生活中的happy ending是王羽和姜大衛這對曾經打搗的師兄弟，五年後聯合導演並主演了《獨臂雙雄》，山水有相逢的兩個殘缺一台戲。彼時，他們均已與張家班無關，是抹去了對峙大環境的相敬相愛。當時邵氏的另一個大環境是，1970年方逸華初入邵氏開創採購部。其部門經理，人稱Cutting Manager，即「申請單永遠cut半」。最為人傳頌的段子並非cut掉一輛消防車，那尚屬於節儉的範疇；而是發生於李翰祥榮歸邵氏後，影片中小朋友吹肥皂泡，需要一元一支的竹筒，申請十支，也被cut掉五支。然而，李翰祥當時已經僱了十個小朋友，他為此深深地糾結了：因為每兩個小朋友共享一支竹筒吹泡泡，是不衛生不科學不靠譜的，悲憤的李翰祥只好罷拍。節省五支竹筒的本意，卻意外地省下一部戲，這樣的持廠有道，與賭馬十元一注的邵老闆相映成趣。

對於方小姐的「cut半」政策，自有導演聰明地將申請單誇大一倍，人人微尤，從此皆大歡喜。然而邵氏吝嗇的做事基調根深蒂固，1970年李翰祥有意回港發展，對邵氏的要求是一萬美金一部戲（當時張徹的導演費六萬港元一部），邵氏則打算按

一般藝員的待遇來接納這位巨星，雙方不歡而散。而嘉禾卻誤打誤撞，飛往美國力邀鄭佩佩加盟無果，不想空手而歸簽下李小龍。隨後的《唐山大兄》勢不可擋，300萬的票房紀錄刷新並遠遠超越了張徹「百萬導演」的榮耀。

李小龍的走红讓張徹覺得，張家班也需要有一位會真功夫的演員來坐鎮了。陳觀泰作為1969年的東南亞國術比賽冠軍，1972年被張徹從自己的龍虎武師堆裡挖了出來。這位當年五戰五勝的冠軍，「大聖劈掛門」的傳人，在《馬永貞》的樣片觀映會上並不被看好，大家覺得，這位東南亞國術冠軍的相貌並不英俊，的確是東南亞了一點。張徹力排眾議，強調了陳觀泰的質樸氣息，為突現他的武藝高強，特別在片尾讓主角腹部中斧後仍精神抖擻地大戰了十五分鐘，全殲敵人後才安然死去。觀眾受到感召，《馬永貞》的票房超過200萬。

1973年順風順水，張家班的鐵三角湊齊，可拍《刺馬》。2007年的《投名狀》號稱改編於此，然而影片中的主人公改名換姓，故事也另起爐灶，與舊版的唯一關聯在於，惡作劇地將片中三位老奸巨滑的反派命名為：狄大人、姜大人、陳大人，彌補了此後一系列薪火相傳的電影活動中，那無論如何也湊不齊的昔日陣容。

「姜大人不在不熱鬧啊」，《投名狀》中的狄大人如是說。

李翰祥回歸

七十年代初，李翰祥的國聯公司在台灣陷入財務泥潭，幾經飄搖終於敗落。回港後的幾部小製作電影，令李翰祥思念起邵氏蓋世無雙的大片廠，他像個唱起戀愛初

歌的男同學一樣，天天到半島酒店去等喝早茶的邵逸夫，見面後的第一句話是無不訝異的——「這麼巧啊！」鄒文懷離開邵氏時的三方溝通情景再次重現：李翰祥的意思是，再給他一次機會；邵老闆的意思是，這事兒要問過另一位；張徹的意思是，嗯，准了！

1973年，李翰祥榮歸邵氏。對公司而言，無非在炎炎夏日多置出一台冷氣機，兩大導演人各一台：人走到哪裡，由場工搬著跟到哪裡。對張徹而言，人生從此不無聊，事業上的鬥智鬥勇無須贅言；貫穿幾十年的筆仗花樣不斷翻新，從個人穿衣風格到香港電影走向，無話題不可爭論、不可一較高下——生活經驗告訴我們：真能吵起來、還能長久吵下去的兩個人，往往各方面水準都相近，表面上的一對冤家，本質上其實是知音人來的。

這兩大導演還有着的共同愛好，都熱愛曲藝。據李翰祥自己吐露，除了京劇之外，他尤為喜愛評劇《王二姐思夫》，有高雅藝術相伴的人，立刻就與楚原導演這類馬經愛好者區分開來。張徹也愛好京劇，票鬚生，早年在上海自個兒還扮過關公，不太成功估計是因為票錯行當了——明明那麼老且氣質的人。四十年代風靡滬內的海派京劇《刺馬》，張徹是捧過場的。

1973年，《刺馬》改變了姜大衛、狄龍在邵氏男星中的排序。選角時張家班眾男青年面面相覷，民主地選出誰適合演姜夫的確比較困難。只有狄龍覺得可以在演技上有所突破，自己舉手爭取，張徹開始還有點猶豫，但抵不住年輕人又求又哄，就從了。愛徒飾演反派，劇本需要細細量度，傳統意義上的姜夫變身為不顧世俗目光的情聖。大膽的嘗試為狄龍贏得了那一

年的金馬獎優秀演技特別獎和亞洲影展表現突出性格男演員獎，他一躍成為當年最紅的男星，公司分的花紅足以買下一幢樓。

拍完《刺馬》後，姜大衛再也沒看過這部戲，只記得張汶祥刺馬時「帶着仇，帶着恨，還有愛」。1992年，七十高齡的張徹在台灣拍攝電視劇版《刺馬》，其弟子鹿峰掛名導演，仍由姜大衛主演，但他的角色變為電影版中狄龍飾演的「馬新貽」。

1973年，與《刺馬》同期拍攝的《大海盜》，劇組從清水灣駛船出公海，一個叫陳元龍的十九歲武師隨浪搖搖晃晃，頭暈目眩，狄龍叫了一艘船送他上岸。1974年，經引薦，他戰戰兢兢地立在張徹面前，老先生只客氣地點點頭，沒有絲毫留意：張家班的「少林系列」正如火如荼，多得是赤膊精壯的小伙子，這一個又有甚麼特別？此後陳元龍輾轉幾家公司，主演的電影均票房慘澹，一度離港赴澳在餐館做工。1976年，陳自強遊說他重返影壇，為他改名「成龍」。

星途不暢的成龍終日陪古龍飲酒，一個落魄人對住滿堂王八蛋，為求一個量身訂做的劇本。古龍有意捉弄，灌大杯酒進成龍肚裡，才轉過頭對羅維導演說：「我的劇本不是寫給他的，是寫給狄龍、姜大衛的。」

比成龍稍稍幸運的李修賢在1973年的《刺馬》中飾演太平軍小兵，披頭散髮的形象並不光輝，但給人印象頗深，可能認為人物性格比較活潑，就義時在眾目睽睽之下滾滾滾去地不死。十七歲的年紀破了張家班的紀錄，李修賢簽約時仍需家長陪同，與後來的傅聲、錢小豪一起湊成了張徹手中的三份童工協議。

節選自《民國那些人》

文：徐百柯

劉文典 世上已無真狂徒

劉文典（一八八九—一九五八），字叔雅，安徽合肥人，民國大學者。二〇〇五年歲末，紅學界頗不安寧，於是遙想當年，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這樣講《紅樓夢》：

其時天已近晚，講台上燃起燭光。不久，劉文典身着長衫，緩步走上講台，坐定。一位女生站在桌邊用熱水瓶為他斟茶。先生從容飲盡一盞茶後，霍然站起，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：「寧一吃一仙一桃一口，不一吃一爛一杏一滿筐；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……我講《紅樓夢》囉，凡是別人說過的，我都不講；凡是我講的，別人都沒有說過！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。」於是他拿起筆，轉身往旁邊架着的小黑板上寫下「夢汀花淚」四個大字。

這次講座原定在一間小教室開講，後因聽者甚眾，改為大教室，還是容不下，只好改在聯大教室區的廣場上，學生席地而坐，洗耳恭聽劉教授高論。

教室內，劉文典時有妙語。他教學生寫

文章，僅授以「觀世音菩薩」五字。諸生不明所指，他解釋說：「觀」乃多多觀察生活，「世」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，「音」乃講究音韻，「菩薩」，則是要有救苦救難、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。諸生恍然大悟。

劉氏在西南聯大開《文選》課，不拘常規，常常乘興隨意，別開生面。上課前，先由校役提一盞茶，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，講到得意處，就一邊吸着旱煙，一邊解說文章精義，下課鈴響也不理會。有一次，他卻只上了半小時的課，就忽然宣佈說，今天提前下課，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。原來，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，他要在月光下講《月賦》一篇。有學生追憶：屆時，在校園裡月光下擺下一圈座位，他老人家坐在中間，當着一輪皓月大講其《月賦》，「儼如《世說新語》中的魏晉人物。」

劉文典講課時，同樣是守舊派人物的吳宓也會前去聽講，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。劉教授閉目講課，每講到得意處，便

抬頭張目向後排望，然後問道：「雨僧（吳宓的字）兄以為如何？」每當這時，吳教授照例立起，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：「高見甚是。高見甚是。」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，惹得全場為之暗笑。

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認為，不論是在抗戰前的北大和清華，還是在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校園裡，劉文典都是最有學術威望、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。由於他性格耿率，形象生動，學生們易於和他接近，有時還敢跟他開點兒善意的玩笑，因而留下了許多逸聞趣事。儘管學生們大多是道聽途說而無法舉出實證，但這些「段子」卻令人信服地廣泛流傳着。

一日，日機空襲，警報響起，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。劉文典跑到中途，忽然想起他「十二萬分」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，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着陳往城外跑去。他強撐着不讓學生扶他，大聲叫嚷着：「保存國粹要緊！保存國粹要緊！」讓學生們攙着陳先走。這時，只見他平素窺視的新文學作



這位學術界名流竟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。

書名：民國那些人
著者：徐百柯
出版：中和出版(香港)
定價：港幣98元

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，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，轉身呵斥道：「你跑甚麼跑？我劉某人在替莊子跑，我要死了，就沒人講《莊子》了！你替誰跑？」

劉文典多年潛心研究莊子，出版了十卷本《莊子補正》，陳寅恪為之作序，推崇備至。曾有人向劉氏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，他大發感慨，口出狂言道：「在中國真正懂得《莊子》的，只有兩個人。一個是莊周，還有一個就是劉某人。」

狂則狂矣，當下不見，但其背後那副子傲骨嶙峋的氣度，卻是今人學不來的。

一九二八年，蔣介石掌握大權不久，想提高自己的聲望，曾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，但劉拒絕其到校「訓話」。後來，蔣雖如願以償。可是在他視察時，校園到處冷冷清清，並沒有領袖所希望的那種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。一切皆因為劉文典冷冷攤出的一句話：「大學不是衙門。」

後來安徽發生學潮，蔣介石召見劉文典。之前劉氏曾有豪言：「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，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，揮手而去。蔣介石一介武夫耳，其奈我何！」見面時，劉稱蔣為「先生」而不稱「主席」，蔣很是不滿。進而兩人衝突升級，劉文典指着蔣介石說：「你就是軍閥！」蔣介石則以「治學不嚴」為由，將劉當場羈押，說要槍斃。後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，關了一個月才獲釋。

後人讚曰：「好個劉文典，名士風流，還是狷介狂人？我不知道，我能知道的是，今天，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無處尋覓，所謂『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。』」